



埃及十字架之谜

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

Ellery Queen

(美)埃勒里·奎因 著 谭力 译

埃及十字架之谜

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谭力 译

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

Copyright ©1932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renewed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及十字架之谜 / (美) 埃勒里·奎因著; 谭力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3-2187-7

I. ①埃… II. ①埃… ②谭…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8108 号



埃及十字架之谜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谭力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77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187-7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物表

- 埃勒里·奎因 私家侦探
理查德·奎因 纽约警察局警官，埃勒里的父亲
鲁登 阿罗约镇治安官
马特·霍利斯 阿罗约镇镇长
斯台普吞 汉考克县验尸官
克鲁米特 汉考克县检察官
皮克特上校 西弗吉尼亚州警察局局长
斯特朗医生 汉考克县验尸官属下，法医
朱纳 奎因家男仆
沃恩 纳索县警官
艾萨姆 纳索县检察官
鲁姆森 纳索县法医
亚德利教授 考古学家
纳尼 亚德利教授的女仆
比尔、迈克、皮卡德 警察
哈迪 曾斯维尔警察局局长
安德鲁·范 小学校长
克林 安德鲁·范的仆人
迈克尔（迈克）·奥金斯 老农夫
老皮特 山民

卢瑟·伯恩海姆 杂货铺老板
丽贝卡·特劳布太太 阿罗约镇居民
蒂莫西·特雷纳 农夫
卡斯珀·克罗克 汽车修理铺老板
哈拉克特 自称是太阳神的男子
维尔加·克罗萨克 发誓报仇的男子
托马斯·布雷德 地毯出口商，百万富翁
玛格丽特·布雷德 布雷德的妻子
海伦·布雷德 布雷德的继女
乔纳·林肯 布雷德和梅加拉公司总经理
斯托林斯 布雷德家男管家
巴克斯特 布雷德家女管家
福克斯 布雷德家男仆
保罗·罗曼 裸体主义者
赫丝特·林肯 乔纳·林肯的妹妹
维克托·坦普尔 医生
斯蒂芬·梅加拉 航海家
斯威夫特 梅加拉的游艇船长
珀西·莱因 英国人
伊丽莎白 珀西·莱因的妻子
凯查姆 牡蛎岛租主
莫 凯查姆的妻子
罗林斯 老海员，绳结专家
伊莱亚斯·达林 亨廷顿香烟文具店店主

前言

有个次要的谜题与《埃及十字架之谜》中各个主要的谜题相关联，但跟这个故事本身关系不大。它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标题之谜”。作者本人——我的朋友埃勒里·奎因——把它附在手稿的一条按语中，从而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这份手稿是埃勒里在他非常忠诚的仆人^①打电报急迫恳求后，才从意大利自己住的小地方寄过来的。

这条按语除了提及其他事情外，还说：“叫他们下地狱吧，J.J.，它跟平常那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埃及学相关犯罪不同。这起案子里没有金字塔，没有一把三更半夜放在一所令人毛骨悚然的博物馆里的科普特人^②匕首，没有阿拉伯国家的农民，没有任何来自东方的显要人物……实际上没有任何埃及学要素。那么，你会问，为什么叫《埃及十字架之谜》呢？我承认这个问题很有道理。嗯，首先，这个标题

^①这是 J.J. McC 的自称。

^②指埃及的基督徒。目前埃及的科普特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族群。

先声夺人，极为吸引我。不就是没有显而易见的埃及元素在内嘛！啊，其实内里自有美妙之处，你等着瞧吧。”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埃勒里腔，总是妙趣横生，又往往故弄玄虚，读者对此应该已经十分熟悉。

调查这几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是我朋友最近完成的几件工作之一。这是埃勒里·奎因以小说形式呈献给公众的第五起案子，由下述异乎寻常的元素构成：一段稀奇古怪、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古代宗教狂热的故事，一群裸体主义者，一名航海家，一个来自中欧、迷信暴力温床的复仇者，一个极度疯狂的古埃及“转世之神”……表面上好像是不可能与荒诞古怪元素的大什锦，实际上却是现代警察编年史上最狡诈恐怖的系列犯罪之一。以上就是这起案件的背景。

如果你对那位罕见的追捕逃犯专家，怪老头理查德·奎因的缺席感到失望——我一直坚持认为埃勒里对他父亲的评价远远不到公平的程度——那么请让我重新向你保证，他会回来的。然而，在《埃及十字架之谜》里，由于该案件的某些地理因素，埃勒里只好一反常态地单枪匹马行动。我很想请出版商推荐一本地图册作为这部小说的补充读物，或者印刷一幅美国地图作为卷首插图。故事开始于西弗吉尼亚……

但这里我得搁笔了。毕竟，这是埃勒里的故事，让他来讲吧。

J. J. McC

纽约，拉伊

一九三二年八月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钉在十字架上的校长

- 3 第一章 阿罗约的圣诞节
12 第二章 威尔顿的新年

第二部分 钉在十字架上的百万富翁

- 39 第三章 亚德利教授
43 第四章 布雷德伍德
59 第五章 内部事务
77 第六章 西洋跳棋和烟斗
87 第七章 福克斯和英国夫妇
94 第八章 牡蛎岛
111 第九章 一百元定金
117 第十章 坦普尔医生的冒险
121 第十一章 哨克斯！
126 第十二章 教授一席话

第三部分 钉在十字架上的绅士

- 145 第十三章 海神的秘密
158 第十四章 象牙键盘
169 第十五章 拉撒路

目 录

- 177 第十六章 使者
- 180 第十七章 山上的老人
- 191 第十八章 福克斯一席话
- 197 第十九章 T
- 215 第二十章 两种三角关系
- 229 第二十一章 情人间的争吵
- 235 第二十二章 来自国外的消息
- 245 第二十三章 紧急会议
- 第四部分 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人**
- 255 第二十四章 又是T
- 266 第二十五章 跛腿的男人
- 273 第二十六章 埃勒里一席话
- 288 第二十七章 潜逃
- 296 第二十八章 死了两次的人
- 303 挑战读者
- 304 第二十九章 一个地理问题
- 317 第三十章 埃勒里又一席话

第一部分 钉在十字架上的校长 ——

精神病学方面的有效知识在犯罪学方面对我的工作起着难以估量的帮助。

——吉恩·图尔古特^①

^①于一六四七年抵达新法兰西的法国移民，是最早到达北美本土的人之一。

第一章 阿罗约的圣诞节

故事开始于西弗吉尼亚的小村庄阿罗约半英里外的两条马路交汇处，其中一条是从新昆布兰到皮尤敦^①的大道，另一条是通向阿罗约的支路。

埃勒里·奎因一眼就看出地形很重要。这最初一瞥也让他看到许多别的东西，却只感到证据互相矛盾，令人迷惑不解。什么东西都对不上，看来很有必要离开那个岔路口，再好好思考一番。

埃勒里·奎因这个学识渊博、四海为家的人，怎么会于十二月下旬某日下午两点钟，忍受着阴暗冰冷的天气，站在西弗吉尼亚锅柄地区^②一辆破旧的杜森贝格^③赛车旁呢？这确实需要解释。这种非同寻常

①新昆布兰和皮尤敦都在宾夕法尼亚州。

②西弗吉尼亚州东部或北部的狭长区域。

③美国一家高级汽车制造企业，由奥古斯特·杜森贝格和弗雷德里克·杜森贝格兄弟于爱荷华州创办。

的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主要的是埃勒里的父亲奎因警官鼓吹假日应当照常工作。这位老人深陷被称为“警察习俗”的日常工作中，终日埋头干活。芝加哥的治安状况一直不容乐观，警察局局长邀请了主要城市的杰出警官到他的辖区来，一起哀叹糟糕透顶的违法现象。

正是在陪着警官精神抖擞地从旅馆匆匆赶往芝加哥警察总部的途中，埃勒里了解到了阿罗约这宗令人困惑不解的罪案——这起案件被《联合报》尖刻地称作“T字谋杀案”。报道中有相当多要素让埃勒里怦然心动——比如安德鲁·范在圣诞节早晨被砍掉头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使他忍不住从烟雾弥漫的芝加哥会议中硬拉起他父亲，开着一辆速度快得难以置信的二手老古董杜森贝格，向东驶去。

警官虽然顺从了儿子，自己的好心情却荡然无存，这原在意料之中。从芝加哥出发，途经托莱多、桑达斯基、克利夫兰、拉维纳、利斯本等一系列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城镇，直到到达西弗吉尼亚的切斯特为止，一路上老人保持着一种威胁性的沉默，只偶尔被埃勒里的俏皮独白和杜森贝格车的排气声打破。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越过阿罗约，一个大约两百人的小地方，然后就是……马路交汇处。

在汽车滑行着停下来之前，他们隔着好一段距离就看到了顶上带横木的路标那光秃秃的轮廓。阿罗约路的尽头就在那里，与新昆布兰—皮尤敦大道呈直角相交。所以路标面对阿罗约峰的出口，其中一臂指着东北，通往皮尤敦；另一臂指着西南，通往新昆布兰。

警官低声咆哮着：“继续走啊，丢人现眼的东西，净会说瞎话！把我拽到这儿来……就为了另一桩疯狂的谋杀……我不干。”

埃勒里关闭引擎，下车迈步向前，路上空无一人。西弗吉尼亚的群山摆出直插苍穹的造型，脚下的泥土干裂僵硬。天气严寒，一阵凛

冽的风吹得埃勒里的大衣下摆飘拂不停。路标就竖立在前方，脾气古怪的阿罗约校长安德鲁·范，曾经呈十字架形状被钉在上面。

路标过去是白色的，这会儿却是肮脏的灰色，污泥在上面留下了交错的条纹。它高六英尺，顶部与埃勒里的头齐平，两臂长而结实。埃勒里站在几步开外，觉得任何人看它都像一个巨大的字母T，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联合报》记者给这桩罪行取名“T字谋杀案”——首先路标呈T字形，其次路标位于一个T字形的交汇处，最后死者家门上有一个用鲜血涂抹的怪异的T字，刚才埃勒里开车从T字形交叉路口前方几百英尺驶过时就看到了。

埃勒里叹息着脱下帽子。这不见得是个带有尊敬意味的举动，只是尽管天冷风大，他却在冒汗。他用手帕擦擦额头，心中十分诧异。不知什么样的精神病人才会犯下这种残忍恶毒、毫无逻辑、令人完全迷惑不解的罪行。甚至那具尸体……他鲜明地回想起报纸上一篇有关尸体发现的报道，那是一位芝加哥著名记者写的特稿，这位记者在描述暴行方面可谓十分老练：

本年度最值得同情的圣诞故事今日披露：圣诞节清早，在西弗吉尼亚小村庄阿罗约，四十六岁的校长安德鲁·范的无头尸体，被发现呈十字架状钉在村子附近一个冷冷清清的交叉路口的路标上。

四英寸的铁钉被敲进受害者外翻的手掌里，并刺穿手掌钉入路标风吹雨打的双臂。另两颗铁钉戳穿死者的脚踝，把它们紧紧并在一起，固定在路标支柱的底部。腋窝下又打入两颗铁钉，支撑着死者的重量。死者的头部被砍去，看起来没有什么比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字母T了。

路标形成一个T字，交叉路口形成一个T字，在离交叉路口

不远处范家的门上，凶手用受害者的血草草写了个T字。而路标上是一个用人摆成的T字，真是狂人的构想。

为什么是在圣诞节呢？为什么凶手把受害者从家里拖了三百英尺到路标那儿，然后把尸体钉成十字架形状？T字有什么意义？

当地警察束手无策。范脾气古怪，却是个安安静静、毫无恶意的人。他没有敌人，也没什么朋友。他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名叫克林的单纯人物，他一直扮演着范家仆人的角色。克林失踪了，据说汉考克县的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根据不予公开的证据认为，这个仆人可能是这位足以写入现代美国犯罪编年史的嗜血狂人手下的又一名受害者。

还有更多同样语调的内容，包括那不幸校长在阿罗约的农牧生活细节、警察搜集的有关范和克林最后行踪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以及地方检察官过于夸大的公告。

埃勒里摘下夹鼻眼镜，擦拭了一下又戴上，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现场留下的可怕遗物。

路标的两臂靠近横木顶部的位置，有很多警察挖出铁钉后留在木头上的锯齿状小洞。每个洞周围有一圈不整齐的锈棕色污点，细长的褐色痕迹从洞里缓缓渗出，这是原先安德鲁·范受伤的双手流出的血。路标支柱伸出的双臂上有另外两个洞，边缘并不明显，是之前为撑住尸体在腋窝打的钉子留下的。整个路标被干掉的血弄出纵横交错的条纹，宛如河流遍布，十分肮脏。这些血从靠近路标顶部的受害者颈根开裂的伤口流下。靠近路标支柱的底部，有两个相距不超过四英寸的洞，边缘也沾着褐色的血迹。这两个洞是范的脚踝被钉在木头上留下的，血从那里一直滴到路标竖立的地面上。

埃勒里面容严肃地回到车里。警官在车中以一种为人熟悉的沮丧和恼怒态度靠在驾驶座旁的皮椅上等待。老人用一条旧羊毛围巾裹着脖子，尖尖的红鼻子竖起，像要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哦，”他厉声说道，“快点儿，我都冻僵了。”

“你一点儿也不好奇？”埃勒里问道，同时滑到驾驶位上坐下。

“对！”

“你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埃勒里发动了引擎。他露齿一笑，汽车像一只灰狗般向前一跃，两个轮子急旋起来，往地表压下然后弹起，整辆车转个圈后便飞快地沿来路朝阿罗约驶去。

警官带着对死亡的恐惧，紧紧抓住座位边缘。

“古怪的主意，”埃勒里用高于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叫道，“圣诞节把人钉在十字架上！”

“嘿！”警官说。

“我想，”埃勒里大叫，“我要喜欢上这个案子了！”

“好好开车，你这浑蛋！”老人尖叫起来，汽车恢复直行。“你什么也别想喜欢，”他满面怒容地补充道，“你得跟我一起回纽约。”

他们飞快地开进阿罗约。

“你知道，”当埃勒里猛地把杜森贝格停在一座低矮结构的建筑前时，奎因警官低声抱怨说，“他们这儿做事的方式真丢脸，竟把那个路标留在犯罪现场！”他摇摇头，敏锐的灰色小脑袋歪向一边，“你现在要去哪里啊？”

“我还以为你不感兴趣呢。”埃勒里说着，跳到人行道上，“喂喂，过来！”他朝一个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乡下人喊道，那人身穿蓝色工装服，正用一把破旧的扫帚打扫人行道。“阿罗约的治安官是在这儿吗？”那人目瞪口呆地瞅着他，“废话，这儿的牌子上不写着呢嘛

……来吧，你这骗子。”

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住宅区，建筑物数量不多。杜森贝格停在一幢建筑前，那楼的骨架劣质得活像过去西部地区种蘑菇用的，由朽木所钉成的盒子。隔壁是一家杂货铺，门前放了一台破旧的加油泵，再过去是一个汽车修理铺。蘑菇盒状建筑物前自夸似的挂着一个手写的牌子：阿罗约村公所。他们发现要找的那位先生在大楼靠里的一扇门后的办公桌旁睡着了，门上的大字说明他就是治安官。这位治安官是个肥胖、红脸的乡下人，有一嘴泛黄的龅牙。

奎因警官哼了一声，治安官抬起沉重的眼皮，挠挠头，用嘶哑的低嗓门说：“要是你们找马特·霍利斯的话，他出去了。”

埃勒里微笑道：“我们找阿罗约的鲁登治安官。”

“哦，我就是。你们找我干吗？”

“治安官，”埃勒里用恐吓的口气说道，“让我向你介绍理查德·奎因警官，他是纽约警察局凶案调查组的头儿——本人亲自到访哦。”

“谁？”治安官茫然地瞪大眼睛，“纽约？”

“货真价实，”埃勒里说着，踩了踩他父亲的脚趾，“现在，治安官先生，我们想要——”

“坐。”鲁登治安官边说边把一张椅子朝奎因警官踢过去。警官又哼了一声，颇为优雅地坐下来。“这位范先生的事，嗯？我不晓得你们纽约佬会感兴趣。你们咋回事？”

埃勒里掏出烟盒递给治安官，后者咕哝一声，把一大块口嚼烟草满满地塞进嘴里。

“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吧，治安官。”

“没啥可说的。好多芝加哥和匹兹堡的人在村里到处打探，我烦透了。”